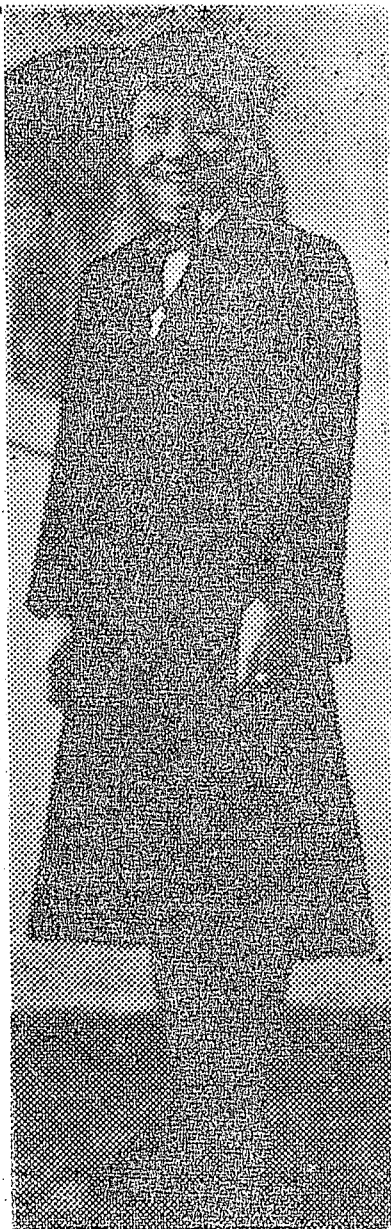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)在猶春落花



本文作者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中校編譯主任，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。圖為褚女士民國卅六年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時留影。

# 花落春猶在

(三)

## ——往事漫談第一部

### 。 褚問鵬。

永康一年，初為人師

我決定到永康女校去教書，動身以前，呂仁甫鄭重吩咐那個男僕道：

「這條船祇到金華，從那邊到永康要坐轎子，你可仔細挑選可靠的轎伕！如有差錯，惟你是問。你若辦得好，回來領賞。」

當時的呂仁甫，祇是一名營長，對於下人倒架子十足的呢。我心中好笑，便與維亞姊兩人私下批評他：「他大約把我當成紙做的人兒了吧？那樣地千叮萬囑，就像有老虎在等待我們似的。」

船是兩頭通的，有篷無窗，人睡在下艙，上邊攔條板，船伕撐篙來往，就在我們睡鋪上邊走着，有時濕淋淋的水竟滴到我們鋪蓋上來。

我這舊禮教家庭出身的女孩，看到男人在我們附近走，已經十分不慣，況又弄濕我們的被臥，便含怒叫當差的禁止船伕在艙中行走。

當差的就把船伕打了一頓官腔，從此以後，船伕再不敢進艙，而在船舷上行走了。可見女人出門，不可太軟弱，否則就會被人欺的。

當晚泊在嚴陵灘上，又名七里瀧。這晚月亮很圓，江山如畫。我和維亞姊立在船頭，欣賞這清秋的夜晚。我們嘉興是沒有山的，因此我對於

崇山峻嶺，有一種特殊的企慕。當時曾經口占了一闕小令，當然是淺薄得不像話的。還記得末尾幾句是：

「舉酒狂吟，酒脫還自喜。擘胸臆，前程萬里，但得長如此。」

如此粗豪的口氣，那還像個女孩子？其實，我們並沒有喝酒。不過假設罷了。花生米，倒是吃了一包。

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不知自己有多少本事，彷彿天下處處都去得。不比維亞姊，她已結婚，夫婦不大恩愛，所以心常鬱鬱。她一直把我當

弱妹一樣看待，使我感激。但見她鬱鬱不歡，我的豪情也打了折扣。玩了一陣，就回輪睡了。

一到金華，上了岸，改乘轎子，傍晚時分到達永康女校。

校長是個四十餘歲的寡婦，而且是吃長齋的，祇有一位女同事。其餘都是男教員。學生大約一、二百人，分四班，我教高年級兩班，程度在高小與中學之間。

維亞姊去後，我便一改平時的少女作風，裝得老成持重，不苟言笑，一味專心教學，並細心批改學生的課業，對校長以禮相待，不亢不卑。

不久，有幾位地方紳士來校視察，看見我為學生批改的作文，大為稱許。其中有一位名孫健樵的，對我尤其推重，切囑校長好好招待我，怕我會走。

接到母親的來信，說家中經濟十分困難，連哥哥每月的膳費也付不出，我心中甚為憂急，等領到薪水後，除開留出點零用外，就匯了十六塊錢給母親，以後按月寄錢回家。好在學校是供伙食的，月薪銀元二十圓。我每月留四塊錢，已很够用了。

在永康教了一年書，依然無法存下錢來升學。暑假回家時，聽說沈家已送來日子，定九月初九迎娶三姊。

三姊就叫我辭掉永康的教席，而替她去代課，可是永康的學生都不讓我走，尤其是呂公望（時任浙江督軍）的大女兒秀琴，對我最為愛敬，他要把我介紹給他的父親去當家庭教師。但我父親知道了却大為生氣，嚴厲地制止我去呂家當教師，却不肯說出理由。

在父親的嚴命下，我祇好以體弱為由，去函永康方面辭職，但那位孫健樵先生却常來信和我論文談道。父親也教我不可與此人通訊，怕他是另有企圖的。

我雖不敢不遵從父親之命，但心上總有些說

不出的煩惱。父母知我不快，便帶我去落帆亭散散心。

亭在北門城外，運河邊上，風景還好。歸來後，父親命我兄妹各賦一詩以紀其事，限的韻是十三元。我認了一首如下：

「一水滌河處，孤亭落日昏；清泉澄俗慮，樽酒洗塵根。富貴良非願，功名安足論。片帆歸去好，息影自柴門。」

這是一個十餘歲女孩的胡扯。粗淺和幼稚，註定我一輩子進不了詩的國度。

父親看了我的歪詩，却笑起來。

「你還不會出去做事，倒就想要退隱了，可見你將來也不是富貴中人咧！」

不久，我的另一姑父李佩言公，因事來我家。看見我案頭的草稿，便唸到：

「烟霧迷離，蒼茫秋水凝雲霧，斜陽無語，雁影南歸處。樹裏青山，山外片帆去。秋如許，猿啼不往，寂寞荒村路。」

姑父看罷，沉吟久久。忽然嘆口氣，對我母親說：「小小這孩子，祇怕不是無福，就無是壽，出語太蕭索了。」

我小時就已不信宿命論，但我却相信法國文豪大仲馬的話：「人的命運是他的性格造成的。」

言為心聲，我既歡喜猿嘯荒村的境界，自然與富貴無緣了。這倒不是迷信，而是合於科學的因果律的啊！

暑假一過，我就到太倉去了。但我與呂秀琴，依然保持友誼。因為她對我好，和她絕交，我是不忍的。

## 十七歲的小褚先生

我已進入十七歲了。雖不知道什麼叫愛情，

祇因家中無人瞭解我的心情，苦悶的意識是有的。

太倉的毓婁女校（太倉古號真江）設在一家私人的花園裏，名叫逸園；有假山，有荷花池，以及樓臺亭榭，應有盡有。還有一艘旱船，形狀仿蘇州山塘上的畫舫造成，有頭艙、中艙和尾樓。所有窗門，雕刻得都非常精細。人物花鳥，莫不栩栩如生。一色五彩玻璃的窗戶。太陽照耀時，景色變化甚美。尤其在月光皎潔的夜晚，在尾樓小坐，二、三好友品茗清談，荷香陣陣，月影窺簾，幾疑此身已在軟紅十丈中了。

同事馬碑笙女士，工詩能畫，雖已六十高年，仍有雅興。蒙她視我為忘年小友，呼我曰：「四小姐」。這一老一少，課餘無事，常去園中各處，享受一點登臨之樂，而以早船為歇腳點。

馬女士和我姊姊同事，知她排名第三。以為我既是她的妹妹當然是第四。她說：

「你年紀太輕，我不能以先生稱你，祇好叫你四小姐吧。」

我聽了也不以為忤。本來是的，她比我母親年紀還大。於是我就稱她為「伯母」。但她說：「那也不好，你祇叫我馬先生就是了。」

於是一個馬先生，一個四小姐，幾乎湊成了毓婁女校的一景。毓婁規模很大，學生眾多。

我教的兩班中，大多數學生都對我很好。其中有個名叫陳田英的，比我大兩歲，和我尤其談的來，常來我房中談天。馬先生是舍監兼教員的，她也不加干涉。她對學生們稱我為「小褚先生」，她說：「小褚先生人品好，學問更好。你們不妨多和她接近，對你們的修養是很有益處的。」

於是「小褚先生」這四個字，不但喧騰全校，甚至社會上部份人士，都知道有「小褚先生」這個人了。誰知就有人托馬先生向我提親事。我一口回絕說：

「我志在求學，不願聽這樣的話。」更不問對方是何等樣人。  
馬先生知我難說話，以後也不再提了。祇是警告我：「四小姐，你的性情相當孤傲。因你有抱負有志氣，如其配了個志同道合的人，梁鴻，孟光當不能專美於前。要不然……」她縮住了口邊的話。

我很明白她的意思，萬一擇偶不慎，而遇到了凡夫俗子的話。我的終生將會不幸福的。

陳田英總來纏着我要照片。我的照片是一向不肯送人的。不過對方既是女生，面情難却，就送她一張也未嘗不可。於是寫上字，鄭重地送給她，她才歡躍地去了。

### 參觀講課的陌生客

次日，我正在上數學課，面向黑板寫公式的時候，忽聽學生班長喊「立正！」我回身一看，祇見有三、四個人匆匆走過。照規矩，教員授課時，可以不和來賓打招呼的。況且是陌生的男人。毓婁女校在太倉很有名，來校參觀的已不知有多少人，和多少次。可是敏感的我，瞥見陳田英面色有異。也許那些人是來看她的吧？這也與我無關。我仍照常授課。誰知那幾個人又回來了。而且立住腳聽我講解。五分鐘後始行離去。我下課後，就對馬先生說：「他們又不是督學，聽我講課幹什麼？」

「那是陳夢彪和他的朋友，你不必介意。」馬先生的答覆很簡單，使我不得要領。可是

陳田英却把這個內幕告訴了我；她說：「我的叔叔叫陳夢彪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，本想要我帶他來看你，怕你不肯見他，所以用參觀的方式來見你一面。他要我告訴你，他……他……」

「不許說了。」我制止她。同時我很不快，原來她向我要照片是有目的的，真是太可氣了！我說：「陳田英，你不該如此戲弄我！」

於是陳生哭了。我也哭了；因為我很煩惱，覺得所有的人都了解我。雖是無聲的抽噎，却已驚動了隔壁的馬先生。她過來問我們什麼事？陳田英撒謊道：

「爲了一道數學做不出，我急得哭了。好心腸的小褚先生也就陪着我哭起來，如今習題已做對了，我也要走了。」她說着向馬先生和我各行一禮而去。

馬先生嘆道：「女孩子總是好哭，真沒有辦法。」便搖搖頭，回房去了。

那時是大考期間，我正爲評分忙着。忽然馬先生來轉達校方意思說是：「大褚先生已經于歸，可能不再教書了。」問我肯不肯就在毓婁教下去？薪水方面可以調整。

這一驚，差點使我把筆都掉到地下來，我心知沈家姊夫無養家能力，我三姊必須繼續教書，方能自謀生活。校方不知姊姊的不幸，所以有此想法，這在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，我變成鵲巢鳩佔，還能算個人嗎？當然，我不能把姊夫的無能告訴外人，但也隱約說了姊姊願意繼續爲毓婁服務的話，至於我本身則志在升學，婉謝了校方的好意後，立刻寫信給姊姊，推說評分事我不內行，請她馬上到毓婁來一趟。

三天後，姊姊來了，其實分數早已算好，不過要校方把聘書送給姊姊罷了。其中緣故，我始終不曾告訴姊姊，免她心上不安。

豈知這位陳夢彪先生，却去姊姊的義姊陸式卿夫人家找到了姊姊。「打聽我有沒有訂過婚？今年幾歲？」

姊姊笑道：「我妹妹性情孤傲，許多人來求親，都不肯答應，所以至今還沒有訂婚。她因去教書，虛報了年齡，實際上今年還祇有十七歲，但是你閣下爲什麼要問這些事？」

### 一急吐血的多情種

「我很冒昧，想請褚先生介紹我認識令妹。我並不諱言，我在上海曾有過女朋友，但都不曾動過真感情的。自從讀到舍侄女抄給我看的那些詩以後，我纔如夢初醒，知道世間竟有這樣的女子。及至見了她一次以後，她的神韻簡直吸住了我的靈魂。她的高尚純潔的胸襟，正和她嫺雅清新的外表相同，我今後假使能够做她的奴僕，終生服事她，就是我的幸運了。不是我說句狂妄的話，普天下的胭脂俗粉，是不會放在我陳夢彪眼睛裏的。」

三姊詫異道：「陳先生，我雖是令侄女的老師，可是和閣下也並不很熟，今天你來說這種話，是否有點不太合適？或者你在聖約翰大學演說了話劇，所以背起臺詞來了！」

對方一聽這話，立刻氣得臉孔發青。站起來道：「我因尊重你是小褚先生的令姊，纔敢以肺腑相告。既如此，我就告辭了。方才言語孟浪，尚乞恕諒……」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，却噴出了一口鮮血，同時人也坐倒在椅子上上來。

這可把姊姊嚇慌了，連忙要去找醫生。此時陳夢彪的面色已漸漸好轉，低聲說：「不要聲張，祇怪自己太痴了。」

姊姊怕他再吐血，就安慰他說：「我的話並不能代表舍妹，以後有機會時，陳先生不妨對她本人去表示吧。」

「那嗎，褚先生是贊成我和令妹再見了。」  
「不過我們明天就要回嘉興去。」  
於是約定了在碼頭見面，他纔高高興興地去了。

等他去後，三姊用一張紙，把血擦掉。嘆道：「世間真有這樣的多情種！不知會不會變成肺病哪！」

這一幕，我當時是並無所知的。  
次日，在碼頭上，三姊正式介紹我和陳夢彪相見，我很怕羞，巴不得他快走。不過禮貌上不

能不寒暄一、二句話。原來他也要到上海去，和我們一路。於是我十分僥倖，連話都不敢說了，陳夢彪也坐得遠遠的，不多講話。但我一轉眼，總發現他在看我。如其拿慘綠少年這四個字來形容此人，確是再恰當不過了。他決不是油頭粉面的男人，相反的，他雖西裝畢挺，却是並無時下少年人的那股浮氣，而且相當清秀。配着那身淡灰色的衣服，彷彿不食人間烟火似的。

聽三姊和他談天，知他是家中的獨子，今年剛滿二十歲，父親開木行，陳田英是他伯父的孫女兒。他奉父命入聖約翰學電機工程，明年畢業後，想去德國再求深造。如其在德國能拿到博士就好了，但他母親十分溺愛，舍不得他遠去。

「你的健康情形怎樣？昨天回家後？」  
陳夢彪對姊姊做了個眼色，捨上她往下講。祇說「很好，不過有點傷風，已經好了。」

船到蘇州，就上火車，站票已被陳夢彪搶先去買好了。

我們坐的是二等車，我和三姊同座，陳在對面，他似乎有意和我保持距離。有一美國太太是他學校的教員，偶然在車上遇到，她就和陳閒聊起來。陳的英語很流利，態度也恰如其份。

到上海後，姊姊和我暫住孟洲旅館七號，隨即約請陳夢彪外出進餐，我却吃得很少。陳說：「小褚先生，你吃得這樣少，怎麼維持健康呢？」

### 兆豐公園賞花論詩

他不知我是因為有他在座，怕陌生，才不肯多吃的。他却胃口很好，吃得十分高興。三姊也和他有說有笑，表情很愉快。吃過飯，陳請我們去看戲，我執意不肯去，三姊也要到她如姬處拜望，陳乃提議去兆豐公園看梅花，一聽看花，我

就同意了。於是三姊送我們一程以後，她自己去探親。陳夢彪和我進了公園後，我覺得他志不在賞花，而似乎有許多話想對我說。

於是話哲學，談詩，他一臉的幽怨道：

「我本意是不願學電機工程的。無奈父親主意已定，我祇好被迫着去做機器。但一有空暇，我總要讀讀詩和看看哲學方面的書，以求淨化自己的心靈。我交遊甚廣，但總找不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男朋友的腦子的升官發財，女的更可笑，祇知道做裝飾品的奴隸，沒有靈魂。自從田英對我說起了你這樣一個人以後，我就像將要溺死的人，抓到了一只救生圈，我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。你如其是男子，我願和你結金蘭之好，但你是女子，除非：——他選擇了一些詞彙以後，方說：「我自知沒有崇高的門第，不配說別的，祇希望你以後能夠和我再相見就好了。」

我覺得他的話吞吞吐吐，而且不倫不類。我不願和一個初見的男子談私人問題，就把話引到別的地方去。我問他：

「你喜歡那家的詩？我想向你叨教叨教。」

「李青蓮，再次是黃仲則。我最討厭袁才子，曾經在他的詩集上批了（佞詩）兩字，從此不再翻閱。」

「黃仲則的作品很清奇，我也喜歡。但自己限於天賦，總是學不到他的一鱗。不過我們都還年輕，人生經驗不夠，勉強說老話，也是說不像的。」

他嘆息道：「我很不幸！生在這樣頑固的家庭裏。因此常常想逃避這個世界，到沒有人跡的地方去隱居。你看不來嗎？我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。因為……」他欲言又止。

我自然沒有探人隱私的必要，於是談哲學。他說：「康德的所謂名學，所謂天人合一的理論，實在不如我們的孔子遠甚。」

我吃驚於他學問淵博。小小年紀，又是學理工的人，竟比我們號稱學文科者的知識還要豐富。他又說：「我從小沒有弟兄姊妹。書就是我的朋友。現在，我認識了你，我的靈魂不再孤獨了。」

這時，我們已在兆豐公園走了無數圈子了。彼此都沒有坐下來的意思。我說：

「我該回去了。」

「好的，我送你一程。」

這時，我對他已不太害怕，心知他是個很高尚的青年，而且談話很有意義，祇是不願逗留太久，所以想回去休息，也怕三姊已在旅館等我了。

出得園來，他提議不必坐車，還是散步的好。兩人邊走邊談。我告訴他，打算去北京升學。他却大不以為然。他的意思，進學校，除了混資格以外，更無其他意義。真要求學問，還靠自己。試問古今中外的大學者，那一個是大學畢業的？

他的見解，不像少年人。使我詫異，尤其他那悲觀厭世的人生觀，倒像個曾經滄海的人。這是什麼緣故？但也因此，覺得他的每一句話，甚至每一個字，都能扣入心弦，使我的心靈為之震顫不已了。但他却像積了幾千年的牢騷，要向我發洩似的。他忽然問：

「小褚先生，我已看出你是個不慕虛榮的人，所以才認你為知己，但不知你對我的看法如何？」

我想了一晌才回答：「我們相識的時間還短。當然你的見解使我佩服。不過，我很平凡，你如認我為與眾不同的人，可能會使你失望。」

「不！古人傾蓋論交，一見鍾情的例子很多。」

他的第二句話，使我害羞。他連忙改變話頭道：「我的意思說心靈的認識比時間更為重要，」

儘有終生相處而互不瞭解的。我別無所求，但望你不要忘記我這個狂妄的朋友。如其我真有一天伴狂逃世的話，你肯不肯到我的茅廬來看我？」

他說着，就要說到自己身上來，而且總是十分消極的樣子。好像他除開和我走路談心以外，已找不到其他事情可做。誰知更使我吃驚的是，他竟說：

「我如達不到目的，祇有一死以報知己。」

這句話，不但突如其來，而且沒頭沒腦，弄得我莫明其妙。我是第一次同異性相處，但也覺得此人似乎不太正常，莫非他的神經有問題嗎？如此一想，便感到害怕起來。此時正當十二月天氣，北風凜冽，我却出汗了。爲了禮貌，我說：「聽了陳先生的高論，使我獲益良多，可是有些話，我不太明白，也許是我過於愚昧的緣故，現在我一定要回去了。」

說着話，我就跳上一部黃包車，對車伕說：「孟淵旅社。」那時的孟淵旅社，在上海是無人不知的。用不着說地名，車伕也會知道。可是陳夢彪也坐上另一部車子跟來了。他在後邊喊：「小褚先生你一個人去我不放心，我送你回去！」

### 長途相送黯然作別

三姊也剛剛回來。她問：

「兆豐公園好玩嗎？冬天祇怕沒什麼花了。」

「很好玩，地方大。」我隨口回答。

陳夢彪見了姊姊，方才那神經兮兮的樣子消失了。他又變得很世故地要請三姊和我去沙利文吃西餐，作爲餞行，因他知道我們明天一早就回嘉興去。但我堅持不去，推說頭痛不想吃飯，叫三姊去。三姊見我不去，她自然也推辭不肯去了。陳說：

「既然兩位褚先生要休息，那我也不敢勉強。」

，我回去了。」

他走了幾步，又轉回來，教給我許多養生的方法；例如飯前不可勞動，飯後更要休息。說着又從身邊摸出一瓶治頭痛的藥來給我，無意中却把一張字紙落到地上來，他急忙彎腰拾起，正是被陳田英抄去的那一首七絕，他十分珍重地把它收入上衣的內袋中。

這使我更加發窘。本來我是假裝頭痛，現在我的頭却真的痛起來。

三姊好像有話要和他說，送客出去時。我聽見三姊低聲地問：「你從前也沒有吐過？」

「沒有！昨天是第一次。」

「你要去檢查，不要就誤了。」

其餘還說了些什麼，我沒有聽清楚，也不想去聽，因我已十分飢餓，除了想吃飯，別的事都屬次要。

不久，三姊回房，我催她要茶房開飯。

「你不是說不餓嗎？」

「我是爲了要擺脫這個人，纔這樣說的。我餓死了。」說着，頑皮地對三姊做了個鬼臉。

三姊一方面按鈴，呼喚茶房備飯。一面却正色警告我道：「你不要太任性，我看他對你很痴。他一直就心你不够健康，叮囑我回家以後，要好好給你吃點補藥！」

我趁勢問三姊：「你叫他去醫院檢查，檢查什麼？」

三姊便把昨天在陸家所發生的事，源源本本對我說了。我聽了也大吃一驚，這怎麼辦呢？

三姊說他叫我不要告訴你，怕你不安。

「這真太奇怪了。他和我祇見過兩次，怎會有那樣深的感情？況且我又長得不美，簡直一無可取，他爲了什麼要那樣地對我鍾情？」

「大概是他和你有緣吧！」

吃過晚飯，我本想大睡一覺，但是却睡不着。直到鷄叫纔睡了一會，就被三姊推醒。於是起

來收拾行李，準備動身。

一進火車站，陳夢彪早已等好在那裏了。他把兩張車票交給三姊。

三姊向他道了謝，又望望他的面色。

「你身體好嗎？」

他低低地回答：「我昨夜一夜沒有合眼。」

「那你趕快回去休息吧！」

「不！我送你們到松江，票子已經買了。」

自從知道他吐血以後，我對他的態度也與昨天不同了。依我觀察，他的心上必然有一種隱痛，却不便說出口來。若說僅僅對我的戀慕，又何必如此悲哀呢？於是我有意無意地同他談旅行，談如何採集標本，希望能使他高興一點。

但他對於我說的一切，似乎並未聽見。忽然嘆息道：「今朝一別，不知以後能否再見？」

「現在交通方便，又不是古時候。」我回答

着，我們上了火車，陳夢彪十分沉默，三姊和他說了幾句話，大家就不再開口。他一直望着我，好像有萬千言語要說。結果，祇有一聲長嘆！

他在松江下了車，就站在車窗外。我們的火車開動，他也跟着火車跑，直跑到月臺盡頭，方立住脚。我見他像癡了似的，呆呆地望着那火車，車與人都消失在視界以外後，那一點灰色的影子，彷彿還留在那地方，同時也牢牢地刻在我的心版上了。

三姊嘆息道：「這是個很規矩的青年人！」

一到嘉興，爲了取行李，耽擱了一些時候。及至回到家中。一家相見，自然歡喜。（未完）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